

陶淵明及其詩文鑑賞

一、陶淵明的生平

陶淵明的名字，史書有幾種說法。《晉書·隱逸傳》說：

陶潛，字元亮。

《宋書·隱逸傳》說：

陶潛，字淵明。或云：淵明，字元亮。尋陽柴桑人也。

《南史·隱逸傳》說：

陶潛，字淵明。或云：字深明，名元亮。尋陽柴桑人。

梁蕭統時代離陶淵明不遠，統作〈陶淵明傳〉說：

陶淵明，字元亮。或云：潛，字淵明。潯陽柴桑人也。（引自《靖節先生集·誄傳雜識》）

蕭統和沈約《宋書》的說法相同，以淵明既是名，又是字。根據陶淵明文集，在〈孟府君傳〉和〈祭程氏妹文〉中他都自稱為淵明。又顏延年和淵明是舊識，淵明卒時，延年為他寫了〈陶徵士誄〉，文中說：

有晉徵士，尋陽陶淵明。（《昭明文選》卷五十七）

也是稱他為陶淵明，可見淵明是他的名，既是名就不應再改而為字，可見蕭統、《宋書》和《南史》所引或云說他字淵明是錯的。又蕭統〈陶淵明傳〉說：

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，偃臥瘠餒有日矣。道濟謂曰：云云。對曰：「潛也何敢望賢，志不及也。」道濟饋以梁肉，麾而去之。後為鎮軍建威參軍，謂親朋曰：「聊欲絃歌，以為三徑之資，可乎？」執事者聞之，以為彭澤令。

《南史》記事和此相同。文中淵明答道濟語，又自稱為潛，且在作彭澤令之前，似乎在當時他便有淵明和潛兩個名。但根據《宋書·檀道濟傳》說道濟討平謝晦後始為江州刺史，其時在宋文帝元嘉三年，明年而淵明卒。是淵明

爲彭澤令時，檀道濟還未作江州刺史，蕭統和《南史》以爲江州刺史檀道濟見淵明，是在他作彭澤令之前，所記與史實並不符合。根據他答語自稱潛，則知淵明在宋世時，已經改名爲潛，這似乎可以推測他在晉世之時名爲淵明，晉室禪宋之後，始改名爲潛，宋黃庭堅〈宿舊彭澤懷陶令〉詩說：

潛魚願深眇，淵明無由逃；彭澤當此時，沉冥一世豪。司馬寒如灰，禮樂卯金刀。（《山谷全集》卷一）

在司馬晉和劉宋禪代之際，他願如魚之潛藏深眇，而淵明則不是潛藏之所，潛和淵明義意相反，故取義或即在於此。此詩可以說頗能得到他所以改名之意。宋吳仁傑《靖節年譜》總結以上所論，說：

其實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，在宋則更名潛，而仍其舊字。謂其以名爲字者，初無明據，殆非也。本傳當書曰：「陶淵明字元亮，入宋更名潛。」如此，爲得其實。其曰深明、泉明者，唐人避高祖諱，故云。（《靖節先生集·年譜考異下》）

唐人避李淵諱，故改淵爲深或泉，《南史》既說他字淵明，又說他字深明，自然是錯誤了。

他是潯陽柴桑人，地在今江西省九江縣。曾祖父陶侃，晉成帝時封長沙公，卒贈大司馬，祖父陶茂爲武昌太守，父史書失其名爵，或說名逸，官至太守，母親孟氏，爲孟嘉第四女，嘉官至征西大將軍長史，淵明嘗爲作〈孟府君傳〉，故淵明本是出身於名門世家。

他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(365)，是時晉朝已經進入末期，政治局勢不穩。至安帝時，桓玄反，入建康，逼迫安帝禪位，自己稱帝。劉裕起兵討平之，結果政權落入劉裕手中，終至遷移晉鼎。由於他生長於亂世，難於伸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負，也由於先人在晉室世爲忠臣，故於朝代遞換之際，不願於仕途謀出身。一方面也是他任真自然，不慕榮利的個性，使他淡薄於世務。而他這種真摯恬雅的品格，多少也是受到長輩的薰陶和影響。他的父親似乎已具有淡薄寧靜，雅好天然的風韻，他在〈命子〉詩中描寫說：

於皇仁考，淡焉虛止；寄跡風雲，冥茲愠喜。

又他對外祖孟嘉，也觀感甚深，據他描述：嘉沖默有遠量，性情溫雅平曠，文辭超卓，行不苟合，言無夸矜，未嘗有喜愠之容。庾亮鎮武昌時，辟嘉為從事，引見他問風俗得失，嘉對說：「嘉不知，還當問從吏。」亮以麈尾掩口而笑，語其弟翼說：「孟嘉故是盛德人也。」嘉又好酣飲，逾多不亂，至於任懷得意，融然遠寄，旁若無人。大司馬桓溫曾問他：「酒有何好，而卿嗜之？」嘉笑而回答：「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！」這樣的性格，倒和淵明有幾分相似。

他少年時好學琴書，善屬文，詩中屢有說及，故他應該懂琴音的，而史傳都說他不解音律，畜素琴一張，無弦，這自然不是實錄。早期他的生活便很窮苦，因此他曾出來作官，但為時都不久。作官的理由，自然是為祿而仕。武帝太元十八年，他二十九歲，始為江州祭酒，《宋書·陶潛傳》說：

親老家貧，起為州祭酒，不堪吏職，少日自解歸。州召主簿，不就。
躬耕自資，遂抱羸疾。

〈飲酒〉詩說：

疇昔苦長飢，投耒去學仕。將養不得節，凍餒固纏己。是時向立年，
志意多所恥。遂盡介然分，拂衣歸田里。

他因家貧而出仕，又因不堪吏職，不久即解歸。可以看出他年輕時便有「弱齡寄事外，委懷在琴書。被褐欣自得，屢空常晏如」的傾向，因之他會歸隱，主要還是氣性之所近，而對於當時的局勢，他並不曾積極的想有所作為，故晉宋遞換之際，他只是在情意上寄寓著感慨之懷，若說他猶眷念本朝，恥仕後代，忠義之心可見，則似為推衍太過之說。

安帝隆安三年，他三十五歲，時始作鎮軍將軍劉牢之的參軍，有詩〈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〉：

弱齡寄事外，委懷在琴書。被褐欣自得，屢空常晏如。時來苟冥會，
宛轡憩通衢。投策命晨裝，暫與園田疏。眇眇孤舟逝，綿綿歸思紆。
我行豈不遙，登降千里餘。目倦川途異，心念山澤居。望雲慚高鳥，

臨水愧游魚。真想初在襟，誰謂形跡拘。聊且憑化遷，終反班生廬。
據詩意這是初往赴任，路經曲阿時所作。此次出仕，也因家貧親老之故，故始於投策命晨裝之際，便有終反班生廬之思。可以明顯看出他所以進仕的心態。

隆安三年，孫恩作亂於會稽，劉牢之擊討之，恩逃入海，嗣後屢寇亂江、浙沿海一帶，其間淵明曾隨劉牢之征討孫恩，〈飲酒〉詩有一首追記其事：

在昔曾遠遊，直至東海隅。道路迥且長，風波阻中塗。此行誰使然？

似為飢所驅。傾身營一飽，少許便有餘。恐此非名計，息駕歸閒居。

詩中感歎行役勞頓，都是為飢貧所驅，但人一身所須甚少，而為此營營，豈不是有損令名？不如息駕歸隱，閒居田園。

隆安四年五月，反家省親。明年，有〈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〉詩：

閒居三十載，遂與塵事冥。詩書敦宿好，林園無世情。如何舍此去，

遙遙至西荊。叩枻新秋月，臨流別友生。涼風起將夕，夜景湛虛明。

昭昭天宇闊，皛皛川上平。懷役不遑寐，中宵尚孤征。商歌非吾事，

依依在耦耕。投冠旋舊墟，不為好爵縈。養真衡茅下，庶以善自名。

據詩題是赴假還江陵，而詩的內容則又是因官事到江陵，故歷來學者說法頗不相同，大致上可分為兩派，一是認為淵明曾仕於桓玄，桓玄居江陵，故淵明休假結束後還江陵就職。一是認為淵明為劉牢之參軍，請假回鄉，同時又帶著公事前往江陵。前一說和淵明的出處不合，他不可能仕於桓玄，據上文所述已可知道。後一說所指的公事，陶澍說是：孫恩圍建康，中外戒嚴，桓玄上表請入衛，會孫恩退，朝廷以詔書止之，淵明到江陵便是奉詔書止桓玄入衛（見《靖節先生集·年譜考異上》）。但這也只是揣測之辭而已，若是奉詔書往江陵，是何等大事，何以詩題會說赴假還呢？故同意此說的學者，不得不把「還」解釋為「轉」或是「速去」，即是赴假回鄉而轉去江陵，似乎於詩題又稍嫌迂曲。合理的解釋是，這次淵明告假，本來就打算到江陵，因為

這時他的母親和妹妹都在那裏，所以詩題說赴假還江陵，同時也聯帶辦一些公事，所以詩的內容又有行役之歎，至於是辦甚麼公事，已無確證可以指實，奉詔止桓玄入衛，但可聊備一說而已。

淵明七月到江陵和母親妹妹會面，至冬月，母親病故。〈祭程氏妹文〉說：

昔在江陵，重罹天罰。兄弟索居，乖隔楚越。伊我與爾，百哀是切。

黯黯高雲，蕭蕭冬月。白雲掩晨，長風悲節。感惟崩號，興言泣血。

此時便因丁母憂去職。元興元年，時淵明年三十八歲，桓玄造反，劉牢之降於玄，後自縊死。這時淵明在家鄉閑居歷兩歲。元興二年十二月，桓玄篡位。明年劉裕起兵誅桓玄。

義熙元年，淵明四十一歲。劉牢之之子敬宣為建威將軍，又辟淵明為參軍。這次作建威參軍，為時很短。到仲秋八月時，他又起為彭澤令，但在官也只有八十餘日，即賦〈歸去來兮辭〉，解印綬去。〈歸去來兮辭序〉說：

余家貧，耕植不足以自給，幼稚盈室，瓶無儲粟，生生所資，未見其術。親故多勸余為長吏，脫然有懷，求之靡途。會有四方之事，諸侯以惠愛為德。家叔以余貧苦，遂見用於小邑。于時風波未靜，心憚遠役，彭澤去家百里，公田之利，足以為酒，故便求之。及少日，眷然有歸與之情，何則？質性自然，非矯厲所得。飢凍雖切，違己交病。嘗從人事，皆口腹自役。於是悵然慷慨，深愧平生之志。猶望一稔，當斂裳宵逝。尋程氏妹，喪于武昌，情在駿奔，自免去職。仲秋至冬，在官八十餘日，因事順心，命篇曰〈歸去來序〉，乙巳歲十一月也。

從此他再也不出來作官，永遠歸隱田園了。這一序文對於他出仕或隱處的心境，有很清晰的表白，出來作官，實在是因為家貧，食口又多，生生所資，未見其術之故。一心歸隱，也實是因為性之所近，不慣在官場人事的逢迎上打滾，故飢凍雖切，而違己交病，於是因事順心，慷慨歸去。這一切總歸因於質性自然，追求自我順適，所謂「衣沾不足惜，但使願無違」的一種生活態度。若要加上一些忠義之節，說甚麼「閔晉祚之將終，深知時不可為，思

以巖栖谷隱，置身理亂之外，庶得全其後凋之節也」(《靖節先生集》卷五，陶澍按語)，便成了不必要的添足之談。

從開始初仕作鎮軍參軍，至彭澤歸去，前後約有六年的時間。去彭澤時他四十一歲，歸隱二十二年，在宋文帝元嘉四年(427)病卒，病卒前有〈挽歌詩〉三首和〈自祭文〉一篇以寫其況。〈自祭文〉說：

歲惟丁卯，律中無射，天寒夜長，風氣蕭索，鴻雁于征，草木黃落。

陶子將辭逆旅之館，永歸于本宅。

無射之律，屬於季秋，知淵明約卒於此時。他的朋友顏延之爲他取諡爲靖節，〈陶徵士誄〉說：

若其寬樂令終之美，好廉克己之操，有合諡典，無愆前志，故詢諸友好，宜諡曰靖節徵士。

陶淵明寫有一篇〈閑情賦〉，是詠賦對美人的思念感情，序文說：

初，張衡作〈定情賦〉，蔡邕作〈靜情賦〉，檢逸辭而宗澹泊，始則蕩以思慮，而終歸閑正。將以抑流宕之邪心，諒有助于諷諫。綴文之士，奕代繼作，並因觸類，廣其辭義。余園閣多暇，復染翰為之，雖文妙不足，庶不謬作者之意乎！

他仿效張衡、蔡邕的文旨，取義於賦的擒文鋪彩，而歸於閑正，有一些筆墨遊戲的意思，故蕭統說他「白璧微瑕，惟在閑情一賦。」若說這是寫他年輕時的愛情生活，似太牽強。不過他結婚很早，元配也早卒，〈怨詩楚調示龐主簿〉詩說：「弱冠逢世阻，始室喪其偏。」弱冠時即喪其偏，繼娶爲翟氏，和他同志，也能安勤苦。有子五人，爲：儼、俟、份、佚、佟。淵明貧困而死，而諸子及其後嗣也都闍沒無聞，可爲浩歎，也許是「天運苟如此」的原故，更也許是他「放義樂當年，遑恤身後慮」，沒爲子孫設想那麼遠吧！

二、陶淵明和佛學思想

陶淵明生長於晉末宋初，當時的思想風氣完全籠罩在老莊清談，以及印